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小帖卷一至三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臣覺羅吉善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熊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易小帖　　易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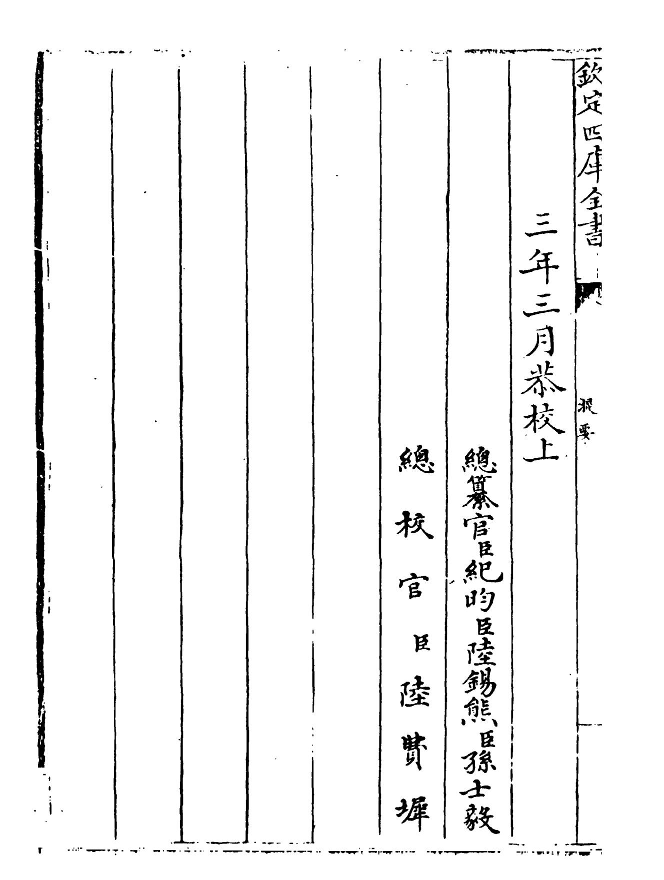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易小帖五卷

國朝毛奇齡說易之語而其門人編次成書者也奇齡所著經解諸書惟仲氏易及春秋傳二種是其自編餘皆出門人之手故中間有附入門人語者此小帖凡一百四十三條皆

講易之雜說與仲氏易相為引伸朱彝尊載之經義考云皆西河氏紀說易之可議者今觀其書徵引前人之訓詁以糾近代說易之失於王弼陳摶二派攻擊尤力其間雖不免有强詞漫衍以博濟辨之處而自明以來申明漢儒之學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說經實奇齡開其先路其論子夏易傳及連山歸藏尤詳核第五卷所記皆商搉仲氏易之語初稿

原附載仲氏易末後乃移入此編舊目本十卷今本五卷葢其門人編録有所刋削考盛唐所為西河傳又稱易小帖八卷葢十卷删為八卷又删為五卷也儒者尊奉一先生每一字一句奉為著蔡多以未定之説編入語録故二程遺書朱子有疑朱子語類又每與四書章句集註或問相左皆失於簡汰之故若奇齡之門人可謂能愛其師矣乾隆四十



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易小帖卷一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上繫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又云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夫剛柔者陰陽也自畫卦以後陰爻與陽爻皆屬一定有何相推有何變化殊不知變化者進退之象則文王繫詞左氏占驗全在乎進退諸陰陽之畫而變化之矣故又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推易之法也蓋推易者往來進退之事也是以易曰憧憧往來子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故又曰夫易彰往而察來是以六十四卦于泰否二聚卦獨曰小往大來大往小來立往來大義而其中之往來者疊疊焉非推易乎

乾坤二卦皆有類字乾卦則各從其類也坤卦牝馬地

類又曰乃與類行又曰猶未離其類也以乾坤為聚卦之首故夫子于此特屢屢及之類猶聚也大傳曰方以類聚是也又乾卦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劉歆父子作大人聚也見陸德明釋文則是漢儒説易猶有知推易一法如此

夫子于推易指示極切卦卦有之若其領要則祇大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八字故乾卦文言于九四一爻為上下將分之際獨曰進退无恒非離羣也蓋言羣

分非分卦之謂也陽聚而不離雖分卦而實非離羣故分聚祇就陰陽言觀後泰否聚卦于否之六二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正言三陰三陽各不相離之意則以不離為不亂大傳所云不尤瞭然乎夫子屢示其意而必不明言所謂神明黙識存乎人也人奈何不三反也

道家言無極實言無氣無形之始非如朱元晦所云老子言無極乃無窮之義也老子無極在列子有註脚

以太易未見氣始為無極太初既見氣始為太極故

乾鑿度云太易始著太極成太易即無極也此即無

極而太極也又曰太極成乾坤行此即太極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也又曰有形始于弗形有法始于弗法

此即太極本無極也

物以羣分乾鑿度以三畫分三名曰物有始有壯有究

究即終也爻詞以三爻上爻為終者即此意説卦傳

亦云其究為其卦

彖字不解其義後讀繫傳曰彖材也謂一卦之體材也
劉𪩘云斷一卦之材是也或引論語集註無所取材
語謂是裁度之裁材裁古通字則古但以財通裁如
漢書財察財擇引決自財與泰象財成天地之道類
並非材字論語集註故誤解耳
卦有列兩為對者虞仲翔所謂旁通之卦而孔氏正義
名曰變卦以陽變陰陰變陽也卦有合一而顛倒對
者王輔嗣所謂反對而孔氏正義名曰覆卦覆即反

也第伏羲畫卦專取旁通乾坤一旁通六子三旁通凡四旁通而畫卦已畢文王序卦專取覆卦除乾坤坎離頤大過小過中孚八卦外凡五十六卦作二十八覆卦而六十四序卦已畢但又有以旁通兼覆卦者如泰否顛倒卦也然並列之則三陰三陽正復旁通推之而既未濟歸妹漸蠱隨皆然然則易變可一端盡耶

易有日月相銜之文其字形則上日下月取其昭明其

字義則日往月來取其變易此易緯所云也又易者生萬物不難所謂易也此則難易之易當讀異去聲又有不易之易謂不更改天地名君臣位父子上下宜_{俱以卦文言}此改易之易讀亦如字見乾鑿度

易原有去入二音其讀去聲者因舊時未分四聲故去入同音而北人讀字又有去無入是以漢晉以前多讀異隋唐以後多讀亦北人多讀異南人多讀亦其實一也自舊有去音昧者遂謂讀異者必易知之易

夫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二者不偏廢也獨取易知是有陽無陰也而可乎

易有五易見仲氏易首雖去入兩音只是一義古變易之易皆讀去聲如班固東都賦紛綸后辟與蹈一聖之險易押可驗若謂漢晉以前無變易之解則繫詞云神無方而易無體此夫子之解義也若謂隋唐以後始有入聲之讀則繫詞云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又云乾坤毁則無以見易無以見易則乾坤或幾乎

息此夫子之讀音也豎儒但觀一隙不覯大通偶閒易可讀異便妄生議論可鄙極矣至若説文以蜥蜴為蜥易此重傍省文之字而楊升庵遂謂易是守宫之名則漢書食貨志以疆埸為疆易得毋易又是疆畔名乎古重傍省文字如襴干瑯邪類

何平叔作論語集解其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句註云以元亨日新為天之道而孔氏正義謂元亨利貞皆屬天道單舉元亨者畧言之也觀此則乾卦四德之

解其來舊矣乾者天也乾德即天道也日新者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天行健也平叔以清言解經尚知有此況文言本聖人書耶

乾卦終日乾乾以乾字斷句此夫子讀法俗儒以夕字句固為不通至夕惕若厲則在明諸儒多有以若字句者以易文有紛若嗟若語也但漢晉閒儒俱以厲斷句此必有師承者予既引淮南鴻烈及張平子班孟堅諸文為証偶觀蜀志先主紀其自表漢中王文

有云寤寐永嘆夕惕若厲漢新莽時孫竦為陳崇草奏有云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則兩漢以來師承若一矣解經不考古而憑臆妄斷欲重違古人何可訓也

朱子發叢說云初奇二偶三奇四偶五奇六偶卦有奇偶為象者如乾九四曰淵淵者重坎也自四至上有重坎象故也王氏易是曰乾二文明坤三含章俱合離象此皆主卦位為說蓋卦位上坎下離一定之數

而文王演辭亦往往取象于是詳見仲氏易諸卦及推易始末然卦畫純陰純陽則卦位尤顯乾坤是耳說卦在漢時已亡至孝宣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之至後漢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義三十有一今諸家所傳則皆逸義也此非可意造者故朱氏本義已補入荀氏集解于說卦傳下予又從他書補入數處如子夏傳坎為小狐今所傳本雖無有然前儒引據有之則翻為補入以舊子夏傳雖亦偽書然在隋唐前去

漢末遠當或有所受耳

離有飛鳥之象說卦逸義曰離為飛鳥以離位正南值鶉火之次鶉為朱鳥虞書所云星鳥是也若歸藏初巽曰有鳥將來而垂其翼薛貞曰巽值鶉尾故稱飛鳥此當如小過互巽飛鳥與明夷之以離為飛鳥不同蓋巽位東南正與離近當鶉火之尾故離巽皆象飛鳥以木火子母本相通故也若說卦巽為雞離為雉八畜之中獨離巽屬禽翼亦有取象飛鳥之意且

兩畜木火亦正相通素問以雞為木畜而實銜火精雉本午質火文而月令雉雊而雷發聲漢書陳倉有聲如雷而野雉皆雊則夏禽而感春氣皆木火相通之驗故知説卦逸義雖極精當然尚有未備其偶作補苴非多事也

離為鶴見虞氏易中孚九二有鶴鳴在陰以中孚為大離故也然九家易又云震為鵠而京房論中孚曰九二處和體震故象鳴鶴則震又為鶴鶴鵠通字黃鶴

樓以黄鵠山得名是也舊欲增震為鶴于説卦中以既有為鵠則不必複出且房但言義無明明為鶴二字故已之其及震者以中孚二四同功為震故云

歸藏之乾有乾為大赤為天為君為父又為辟為卿為馬為禾又為血卦此偽書不可據者夫子説卦本以註易如爾雅之註詩必易中有其辭而故為標之為卿為辟為禾將安用之若其餘則又夫子所已言者豈商易卦辭與周易有相通者耶

虞氏易有巽為魚語見于剥姤及中孚三卦以剥有貫魚姤有包魚中孚有豚魚故也但姤及中孚皆有下巽而剥獨無有予嘗諦觀剥姤二卦皆以陰陽升降消息為義魚雖陰類然在澤有魚而在山無魚故剥及五爻已成艮山姤及四爻亦漸成觀卦大艮之象是剥五貫魚喜其尚有魚而姤四无魚則正憂其魚之自此无也因于中孚豚魚則以巽為解于姤之包魚則又兌澤為解以兌澤與艮山反也且剥無巽也

若仲氏易説卦下亦脫巽為魚句則檢㸃不及非有意去取耳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言以顯仁守位以富有聚人也顯仁富有皆大傳中原文自朱註引陸氏釋文改仁為人致元吳澄明季本競起改竄而作偽古本且謂古本如是可畏極矣盧東元作此辯云經文無義者或改正之如井有仁焉吉之先見是也有義者不宜輕改此類是也夫仁者天地之大德也天子

守位曰仁足矣何必改從人乎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仁也紂有臣億萬人惟億萬心不仁也仁則寇戎為父子不仁則赤子為仇讎故大學曰有德此有人

蔡邕曰仁以守位

東陽盧東元嘗以本義易說太略且盡廢漢晉前儒之學引朱子自為說云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條明此引喻之最乖方者夫燭之加籠所以蔽風非以助明也如欲助明則當曰燈檠添膏不當曰燭籠

添骨何則膏非增闇之物籠非助明之具也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說易君子不知凡幾至理宗朝程朱說出而諸儒盡廢膏之竭矣何有籠骨斯言良然盧諱格明成化辛丑進士官監察御史所著荷亭集崇禎間山陰劉念臺先生特為之序稱其能宗六經誦法孔子篤行君子也每講學輒引其辨論以示學者

蔡邕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見釋誨梁劉昭註後漢書于梁統傳註曰易繫詞曰何以守位曰仁又北周蘇綽為文帝作六條詔其六均賦

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俱不作人字
禮記經解有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明
是易逸文故漢東方朔傳司馬遷自序皆引其語而
王充論衡註及劉昭註仲長統昌言亦皆引此二語
謂是易緯則春秋戰國間有何緯書此言誤矣若東
方朔傳又有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語而杜欽傳後漢
范升傳亦皆有之則易未嘗經秦火安得逸文豈漢
世說易家文而雜出于是者耶然不可考矣

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晝與誅失反對之義初亦疑之後觀宋人孫奕作示兒篇以為明入地為闇又卦略有明夷為闇之主語因謂誅是昧字之誤昧與晝對此極近理若晝與昧押則無入通韻三聲與大有象以發志也自天佑也賔之初筵三爵不識矧敢多又正同

王莽傳漢兵討莽莽遣張邯引同人九三爻詞以作符命謂伏戎于莽隂起兵以討莽也莽者皇帝名也升

于高陵升者劉伯升高陵者高陵侯子翟義也三歲不興言皆敗絶不得起也其說雖誣妄然以之占易則與周太史繇詞不甚遠矣要知漢去古未遠其據詞解斷猶得古遺法如此

朱氏本義所載筮儀本之焦氏易林揲法而不著所自宋人著書多類此

坎之九五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李鼎祚易解作未光大也多一光字

否之九五繫于苞桑謂苞桑微弱不堪重繫也舊註以强固解苞字失其義矣晉書儒林傳冉閔與冉䛐同時為光禄大夫閔拜其子胤為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䛐諫曰恐變起不測當思聖王苞桑之誡也則非强固審矣苞者叢生無主幹之名

豐其沛沛者水草之名公羊傳草棘曰沛禮記王制註有草所生曰萊水所生曰沛語應劭云沛者草木之蔽茂齊侯田于沛是也自王輔嗣註作幡幔而字書

遂有以旆通沛者然終是改字非舊義矣若虞仲翔註易有曰日蔽雲中稱蔀日在雲下稱沛則不知所據且一在雲中一在雲下何所分别漢人有師承或非杜撰然何以謾誕乃爾

大過上六過涉滅頂以兑上為澤口故涉之然而遯以乾易兑則乾首因兑澤而滅故曰滅頂此推易之最明者若後漢趙典傳其兄子温與李傕書曰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則一二三次第在

易文並無其候且以四字作三截于大過卦義與上六爻義全不可解此不知主何師説以有此

馬季長于論語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註云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此引謙卦彖傳以為上文慮以下人句作左証也論語邦家必達不止一謙而謙得概之然則謙德可少耶

女子貞不字字字虞翻荀爽九家易及唐儒崔憬李鼎祚諸註本皆作孕妊解即説文玉篇諸字書亦只有

孕乳撫育二義故文字之字亦以子母相生為義可見也自朱子本義誤引曲禮女子二十許嫁笄而字語遂註曰許嫁曰字夫曲禮之字是名字之字故上文曰名子者不以國又曰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然後曰女子二十笄而字謂男子成人即不名而字惟君父前則仍名而女子亦然故孔氏禮疏謂笄而字者如春秋之稱伯姬仲姬是也若曰許嫁則明儒郭子章有曰男子二十冠而許嫁必非

禮意姚承菴有曰女子許嫁笄而許嫁定無是文義乃不幸元明字書竟入其說將漢魏六朝以及唐人凡爲墓銘者並無男娶女字之文而明代有之予嘗昌言其非而輓近陋儒依回兩端以已嫁者稱適未嫁者稱未字許字夫此係經文且爲易禮二書所共係之文而以此調停陋矣先仲氏曰人苦不讀書昏禮云女子許嫁稱字明于字字上加一稱字春秋僖九年伯姬卒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何以

知許嫁婦人許嫁笄而字之則明以伯姬之稱而知其許嫁字者伯姬也人不識曲禮盡亦就諸經一覲之乎

大畜何天之衢何荷通即在噬嗑何校已有之故鄭康成曰艮為手乾為首而肩當首手之間荷物處也則分明是負荷之義故康成又曰乾為天艮為徑路此天衢也則實言大畜三陽不家食而登天衢于卦義爻義兩俱瞭然程傳解爻詞則曰誤加何字解象傳

則又曰何以謂之天衢作詰問解至本義又曰何其
通達之甚此皆惑于王輔嗣語詞之註而誤之者宋
人極倔强獨于王註則遵若科律歐陽修謂易無王
註則淪于異端反謂大衍非文王之事說卦非聖人
之言其敢于毁孔子而必不敢違輔嗣何以至此
坎六四樽酒簋貳此孔子所讀者彖曰樽酒簋貳是也
貳者副也鄭康成曰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
國尊捴簋副設玄酒而用缶此自可據而朱子以貳

為益酒之貳引酒正大祭三貳為註則于簋貳為不通矣于是引晁以道偽古本以為先儒皆簋字作句以貳字連下讀及註象傳辭則明與孔子所讀不合乃又引晁氏據陸德明釋文本謂原無貳字所當删去則不信孔子而信輓近作偽之小儒大無理矣據晁氏云先儒多此讀考漢魏六朝並無其人惟虞仲翔易有禮有副樽故貳用缶則雖以貳字連下作說而仍以貳字解樽棜之副則仍以貳字句覲其于象

傳仍不去貳字可驗且爻詞多有韻者坎自六三至上六皆有韻文字樽酒與用缶自牖三韻相協簋貳其讀也若曰樽酒簋不惟孔子不然文王演辭亦豈其然

樽酒簋貳以坎水有酒象坎之窞有簋缶之象若鄭康成謂四以互體居震之上爻而其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酒又斗上有建星其形似簋建星上有弁星其形又如缶此又以卦象方位解爻義者至離之九

三鼓缶而歌又云此艮爻也離從遯來故有艮爻位在丑丑上值弁星似缶則以艮震皆東北方卦皆在丑位故云是坎合艮震皆互卦其為簋為缶又不止震上一爻如此

晉如鼫鼠說文云五技鼠也蔡伯喈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故古云五技而窮九家易解皆然來氏梁山易註以五技鼠為飛鼠將以碩鼠當之雖字可通用然另一物矣若廣韻謂鼠類則更不然易凡象物必有

據此是火地晉二四為艮艮為鼠故曰鼫鼠鼫鼠則實實是鼠非鼠類也

頤二五皆有拂經語舊不得其解謂二養于初五養于上為反常按爻詞並無初上養人二五就養之義且古云無野人莫養君子又云諸縱生盡以養一丈夫則下原有養上之義即上就下養未為反常至于上之養下則養賢及民本文有之又不待言也且未有六五二字即接反常而可以成爻詞者六四顛頤拂經六五拂經

凡經有數義今字書所載止有經緯經常經界經過諸釋並不及經臟經路二義固屬缺陋而至于解易則率以經常概之殊不知頤之拂經本讀作徑去聲謂吭也吭為氣經如徑之出入故讀徑此即莊子之所謂緣督為經淮南子之所為熊經鳥申者蓋督為中脈下貫尾閭上合斷交而歸其氣于喉吭之間如云引脈作吭者至于熊經則莊子司馬彪註原云如熊之攀樹引氣鳥之仰吭嚬呻而諸儒音讀皆作去

聲則明明以熊經為熊之引吭經者吭也自郭象註莊不曉此義但註經為常而至于熊經則無可引據遂至蒙昧夫經之為吭不止引吭為然也考漢書列傳以貫高縊死為絶吭而死而諸書縊死皆作經死如論語自經溝瀆荀子救經引足類亦惟經即是吭故既可稱經亦可稱吭蓋縊處在經即謂之經如走處在腓即謂之腓獲處在翼即謂之翼小雅小人所腓孟子輔之翼之是也舊以經解縊非是況引吭曰熊經絶

吭曰雉經引吭絶吭總皆以禽獸爲喻雞雉飛熊走族類不一然猶是仰吭而在引氣則謂之熊經在絶吭則謂之雉經其爲經同而所以爲經不同者止以熊善養氣雉易搶死故有殊耳實則易之拂經莊子之緣經淮南子之熊經國語之雉經只是一經故熊經讀徑雉經亦讀徑陸德明之註曰如字亦仍不甚解而誤爲正定者也若韋昭註雉經但云縊死而諸家以雉字解雉性耿介頭搶屈折皆不爲過獨孔仲

達作檀弓疏引鄭註犉經字謂康成曾以縿箸牛鼻
繩註云今人稱之為犉遂以犉經為牛鼻繩所縊而
死則未免杜撰但仲達又云漢書所載趙人貫高絶
吭而死申生犉經當亦如是此是實據而字書蔑裂
竟失此義陋矣若頤之拂經則正與頤類及者朶頤
拂經皆欲食之狀何精核也詳見予本卦註下
解彖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甲者孚也芽萌于㲉
擘中拆則自甲分裂而出本自明白惟馬季長陸公

理鄭康成本俱以甲拆為甲宅謂皮曰甲根曰宅宅猶居也註釋家多引之然百果草木皆皮根無是句理後考康成註原有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拆呼音𤓰則是皆字讀作懈而解作拆謂拆皮與根也此以皆為拆故以拆為宅不然但有皮根而無解拆雷雨之作何為矣

明夷夷于左股左在右後即師卦左次可驗惟蘇子瞻云爻言左右猶言内外也在我之上則于我為左是

以左在上右在下不知所據若鄭康成說以夷于左股為睇于左股旁視曰睇謂六二視九三則似左在上矣然其解謂六二辰在酉酉是西方九三體在震震是東方六二下離為目九三辰得巽氣為股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于左股則仍以方位言左東右西以西方之酉借離目以視東方巽氣之股但指東西不拘上下與蘇說又不同

先子嘗言東林講易有輕薄子云每卦分六爻作六家

使之一排居住有時相好有時相惡忽然起猜疑無端有嫉妒時或五家聯一家否則一處闗五處前牽後挽左控右訴顛倒反覆不知何故竊不審聖人説易何以設立此惡薄門户其言雖輕薄鄰于侮謾然輔嗣易註與宋儒諸説易家原是如此且又拗曲作直重寃叠抑二原不猜三而就辭釋意强坐以猜初未嘗惡二而因文立義誣指為惡其意不過欲翻掀象數造此孽境然亦不宜惡薄如此雖曰作易在中

古又曰當紂與文之世然有憂患者何必至是

屯六三即鹿即從也猶從獸從禽也後漢逸民傳有野

王二老即禽即虎本此

易小帖卷一

易小帖卷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互卦三聖俱有之見予仲氏易繫辭註中若漢儒則京焦馬鄭以後無不備及非是不足以成易也且漢儒尚有四爻五爻連體一法與二四三五以中爻立互者又別如虞仲翔于豫卦䷏云初至五體比故利建侯三至上體師故利行師一以上四爻連體一以

下五爻連體也若賁卦䷕侯果曰自三至上有頤之象中孚䷼虞氏曰自三至上體遯皆四爻連體一例

本義奔其机無解按字書机只是木與易義不合此机字當是机字机几同程傳謂俯而憑之是也若朱允升謂車中之机則車中是軏車傍从兀係轅端衡木並無通作机字者

帝乙歸妹程傳以帝乙為成湯又為祖乙按紂父名帝

乙成湯名天乙天乙祖乙自皆與帝乙不同但乾鑿度云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又曰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則當時原有以帝乙屬成湯者觀後漢荀爽傳其對策引易有云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于諸侯是也惟左傳杜註則指定微子之父與虞氏易曰紂父正同此是正解若又曰祖乙此即鑿度所云六世王者商自湯至祖乙雖有十餘帝

而父子相嬗祇得六世則正指其人要知天乙祖乙原非帝乙第漢儒解易必謂文王口中或不應斥言近帝則寧將三乙溷稱之而後儒冒昧即亦相習不察耳

本義既濟亨小利貞以小小字作句謂之亨小此本王輔嗣註然實不始輔嗣虞仲翔即有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之文則始于虞矣後儒不見王以前易不知所始然本義則亦但本王註耳他何從知之

小狐汔濟汔幾也王輔嗣謂能剛健拔難然後克濟此稍有以汔為畢力之文然未嘗明註曰汔當為仡也程傳遵其説竟改仡字且引秦誓仡仡勇夫為証則失漢儒註書義矣易有習用字井卦汔至亦作幾解且與坎水接濟彼此隱合則何不如字為恰當乎

豐之初爻雖旬無咎旬者十日之名鄭康成所謂十日者朝聘之禮是也自荀慈明本作均字而王輔嗣遂註旬為均致程傳本義俱以均字為旬字釋間嘗疑

之及考周禮均人註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康成註云旬均也引易坤為均今書亦有作旬者為証此即荀王釋均之所始第細繹禮文此是康成誤註者按公旬三日此與王制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同其曰公旬者非謂均人公役必當限以十日也歲以日為始日以旬為終但言旬而日之成數已該所謂公旬亦祇曰公役之日云耳康成意以為

三日兩日不當稱旬故遂註為均此孔仲達疏鄭意所謂三日非十日者然以均人均力而立為均政亦何難直作均字且本文前後凡為均字者不止十餘獨此一字忽以異形參其間世無是理若内則旬而見文亦註作均此即康成註公旬之成見而一誤致再誤者按内則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其所云旬而見者正云越十日而始得見也曰未食已食者于十日之

際見時或已食或未食也乃註旬為均則其義難解于是增其說云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均而見者以生之先後見之既見乃食則于本文既周章不明而且增同時生子之說傅會增飾大無理矣若其引均旬字義証左絶罕既引易說卦傳坤為均有今本作旬字為証則有無今本原不足憑縱有之亦字形之誤非本義也乃既取作証而其註内則則又云旬字是均聲之誤則仍屬誤字並非字義且幾見均旬為同

聲者即此兩證皆周章之特甚者而王氏承誤註旬為均是王氏作註本欲攻鄭氏之短而此獨拾其棄唾而不自知何也況康成註易則又仍作十日也鄭康成註雖旬无咎以旬為十日此是確解前既已詳言之矣但其云初修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于主國以為限聘禮畢歸又云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詳其說似云禮限十日過限即非常禮也

此于易義為最合者第其禮别無他據且初爻朝四爻亦不可觧豈以初九爻辭有遇其配主語謂四本初配而主有君稱故當朝耶然則九四亦有遇其夷主語此誰主耶此四又當朝誰耶

師中之中雖以二居中得名然兵法大將居中即春秋傳所云將中軍者葢兵雖凶禮尚右然兵貴有參參則勝而兩則爭何氏訂詁以周書人道尚中耳目役心當之非無為也

師左次者兵禮尚右右前左後八陣以前衝為右後衝為左是也若焦弱侯云四乘坎之上與兵法右背山陵左前水澤意合故曰左朱楓林旁註謂四變則互震為左來矣鮮云乾先坤後乾右坤左故明夷六四陰也曰左腹豐卦九三陽也曰右肱此皆以兵法并乾坤為說統不如卦例以上一爻為右下一爻為左之簡當然此猶尚是有據之言

七日來復只從剥之上爻至復之初爻合七爻為七日

蓋十二辟卦以剝為陽之將盡復為陽之初生故特取二卦為辟卦之驗則就剝上爻歷坤六爻至復而合為七日（十二辟卦平分陰陽陰六卦自五月建午一陰生姤卦始歷二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而陽將盡矣至六陰坤則陽既盡而于是一陽復生謂之復）其所以必從剝起者緣姤遯觀坤皆別為象義而惟剝與復則專言陰陽消長之理與否泰同故剝復倒對（復䷗剝䷖）但觀復而剝在其中不必別取他象而惟以復之所始者為剝之所竟曰七日如臨觀倒對（臨䷒觀䷓）但言臨而觀在其

中不必别取他象而惟以臨之所進為觀之所止曰八月臨進而泰大壯夬乾反而生姤遯否觀為八月此定理亦定例也俟果謂十一月天行至子五月天行至午凡歴七月為七日其不言月而言日者猶豳風以一月為一之日二月為二之日也則自十一月子至十月亥仍是六陽六陰臨觀八月之説恐辟卦相形例無重見且八月是月七日是日以月作日究為未安且六陰六陽亦是六月非七月也若何氏訂詁謂七日即七月然非

自五月建午揄至十一月建子為七個月只五月便名七月周之七月夏之五月也則七日二字專屬五月一月謂五月一月而即已來復大是無理惟李鼎祚易解謂易軌一歲有四時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坎震離兊四方正卦坎北方之卦為冬至震東方之卦為春分離南方之卦為夏至兊西方之卦為秋分此四正卦若艮巽坤乾則四隅卦矣分直四時每一卦司一季一爻司一氣每卦六爻六氣合之得四六二十四氣而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復十一月起至

坤十月止說見前

每一卦各管四卦如坤坤十月卦也其所管為未濟蹇頤中孚四卦

凡五卦直一月一爻直一日合之得五六三十日是易六十四卦除四正卦不直日外自十二辟卦以及餘四十八卦凡六十卦合之剛得三百六十日當一歲周天之數其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又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分為四百分加之四分日之一又為二十分合之得四百二十分而以六十卦計之六七四十二每卦又各得七分是一卦六爻該所得六日零

七分而以為七日舉成數也今剝之至復隔坤一卦則正隔六日七分為七日此以易緯分卦直日之法解易似乎精確但其中有大謬者夫剝之至復雖曰七日實在坤亥一月之中特未嘗外兼他月如臨觀八月之可以月計故卻月書日耳所云七日約七爻之日耳今直限七日而又非一爻一日反以六爻該七日是專以日不以爻似推歷法非推易法固已非是至實以分卦直日之法計之則所云自坤至復者

計坤直十月凡管四卦坤之至復必歴未濟蹇頤中孚四卦而後至于復則已隔四七二十八日而況復之所接又是中孚並不是坤若謂中孚與復止隔一卦陽氣之動實兆中孚則于陽生于復興于復見天地之心諸語又齟齬不通況京焦緯學甚屬矯强即時月與日並無分别積日成月積月成時原無有二令十二直月既同列直日之數而獨于直時四卦不録直日此皆以歴數强合易數而究竟不齊不可訓

者至數日則尤謬之謬矣若近儒因推算不合又從而小變之謂七日之日以歷書每日一周天之日言不以緯書六日七分作一卦之日言則此說易乎抑說歷乎何不通至此

論語唐孔氏疏引春秋元命苞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臨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此即三正相傳舊說而以三辟卦合之復辟十一月臨辟十二月泰辟正月

十三月者正月也

易緯通卦驗論八風服虔以為八卦之風乾風不周立冬之候坎風廣莫冬至之候艮風融立春之候震風明庶春分之候巽風清明立夏之候離風景夏至之候坤風涼立秋之候兌風閶闔秋分之候此即直日卦氣說而又小變者然亦說卦次第也融風一作調風即條風

漢藝文志列尚書目引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故書之所起遠矣則漢時皆以圖書為書冊非點注圖畫如今陳摶所傳也但祇以洪範當洛書則惑于孔安國劉歆諸說為非是耳若隋志謂河洛紀易代之徵先王恐其惑人祕而不傳又云孔子別立緯文及讖以遺來世其圖出于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八篇雖其言不經然其以圖書為書冊之名則在宋人以前大抵相同

河洛圖書有謂自堯舜時所出尚書中侯曰堯沈璧于洛玄龜負書舜禮壇于河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見後漢方術傳序河洛之文龜龍之圖註

漢代圖讖皆冒河洛名如元和下詔有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類

東漢楊厚傳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此以圖讖為河洛書如曹褒傳河圖括地象類然亦是書非陳氏圖也傳稱厚祖父善圖讖又云厚曉

讀圖書及太后引見特問以圖讖可驗若黄瓊疏順帝謂宜開石室案河洛則專指災異言又不同

崔駰達旨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注引乾鑿度謂太乙之行從陽出而從陰入起于坎北從中男出也止于西南之離從中陰入也則離不在南而在西南矣故二四為肩離二與兌四也蔡氏以洛書配皇極而不知出入先後誤以坤九在南者為離離二在西南者反為坤是以九宫襲大傳方位而全失大衍之卦

數者也其誤如此而斯世尚指為洛書何耶

舊儒論互卦以京焦馬鄭諸說為據此師承之說也後有據及大傳者如二四同功為下互三五同功為上互類亦既明曉柰俗學鄙陋終執王韓之說謂無互卦予作仲氏易時已引本易爻詞及春秋傳斷詞確示之矣後作推易始末又悟伏羲卦名早及互卦如乾兌為履履者禮也乾兌西金之卦於行屬義焉有所謂禮者既視其畫䷉則上互為巽下互為離離

巽于南方為火于行為禮則在卦名已有之又泰之六五有帝乙歸妹之文泰為坤乾並非震兌安得有兄妹之稱第以三五上互震二四下互兌故及之☷☰則演卦立名且有旁及互體者況其他耶予同館喬侍讀作易俟一書極駁互卦且曰折衷孔子予不知其何所解惜不作一劄詰之

震來虩虩虩字不見他書即音與義亦不明嘗攷許叔重說文虩字無訓但引易云履虎尾虩虩恐懼按履

卦四文祗有履虎尾愬愬終吉並無虩虩恐懼四字疑有錯誤後觀黄氏韻會其釋愬字曰音與索同又云驚懼謂之愬而丁氏集韻則云或作虩亦作覤至毛晃增韻則並出愬虩覤三字皆釋驚恐始知說文所引虩虩即愬愬其引易文則止履虎尾虩虩五字而恐懼二字則釋虩虩之文也履卦止愬愬而震卦有虩虩蘇蘇索索三重字虩與索與愬同音皆生責切而愬與蘇又同音皆生徂切惟毛晃音汔逆切稍

異而其釋恐懼則諸書並同宋儒不識蘇蘇索索之解誤祖虞仲翔說謂蘇者死而復生索者索然氣盡吳澄熊過奉為金科至妄為解義云虩者蠅虎之名則豈有生物名而疊之作重字者其誕妄可知也按覤亦重字莊子覤覤然驚

愬愬虩虩同字故履之履虎尾愬愬馬季長本作虩虩震之震來虩虩荀慈明本作愬愬對較便明易不經秦火任人傳讀故同讀之字一字數形其譌反多于

他經有如此

商瞿魯人春秋時善易者其為孔子弟子他無可考惟漢史有云魯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是孔子之易五傳至何為漢代傳易之宗而其親受孔子者實商瞿也若乾鑿度稱孔子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于商瞿氏曰子

有聖知而無位孔子泣而曰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天之命也于是始作十翼是夫子素不知易反受教商瞿氏而後作易傳謬矣若後儒作偽子夏傳有云孔子之易傳之子夏商即子夏名瞿子木者别是一人則橋庛子庸馯臂子弓輩皆連類並稱一人耶抑兩人耶

子夏傳易無考史志子夏傳詩文選有子夏詩序或云詩小序亦子夏作又子夏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諸

儒曽為訓說風俗通云穀梁赤子夏門人故舊稱詩禮春秋皆子夏所傳述者然並不及易即後漢徐防上書有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則詩禮春秋而外并書亦並歸子夏然亦無易名漢藝文志易十三家無子夏撰述惟隋唐志有子夏傳二卷不知所始或謂係漢時杜子夏作以子夏名同見誤其說見孫坦周易析緼然亦無實據嘗考陸德明釋文及李鼎祚易解亦偶引及則在唐時已信行

其書然陳氏有云釋文易解所引者反為今子夏傳本所無有又在隋唐志止云二卷上卷巳殘闕今所傳本有十一卷又孫坦云或取左氏傳證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夫子曰縣官今亦無左傳與縣官之稱則不惟非子夏傳亦并非隋唐所傳本矣若晁以道謂舊子夏易傳二卷唐劉子玄巳知其偽然其書不傳今號為子夏傳者崇文總目知其為偽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乃獨知為此唐時張弧所作不知何所據而

云然按張為唐試大理評事館閣書目曽載張所著書然亦無言作偽子夏傳者予仲氏易中亦偶引傳文并經文互異字總見陸氏釋文及李氏易解本若今所傳本則向無其書今適為崑山徐氏所雕刻亦急閱一過然並不引及總之偽書無可道耳

左傳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不知所指孔安國謂三墳者伏羲神農黄帝之書五典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則其三與五亦但合三皇五帝數目而作偽三墳

者竊子華子出于一立于兩成于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遂造三墳名色曰山墳形墳氣墳謂即羲易與連山龜藏三皇之易則無理矣至八索九丘孔氏謂夏商周所傳大訓然又謂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真義也九州之制謂之九丘言九州所聚也則豈八卦之說在夏商後耶若山堂考索曰八索八卦之說則正述孔氏語然孔氏又謂先君孔子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

丘則八索九丘總為夫子所除黜者更不可解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康成謂連山夏易歸藏商易與周易而三此必師承有據之說故禮運引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註者謂即歸藏之書其名坤乾者以周易首乾商易首坤也然又名歸藏以大傳曰坤以藏之也由此而推則連山為夏易可知故干寶謂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

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則以連山歸藏適與炎黃二帝氏號相合則必二帝原有其書而夏商因而用之此與皇甫謐帝王世紀夏人因炎帝而曰連山商人因黃帝而曰歸藏正同若杜子春賈公彥輩註三易謂連山作于伏羲歸藏作于黃帝合周易為三易則以連山屬伏羲為夏易所因之書與連山本神農周易本伏羲之說大相剌謬而後儒祖其說以闢康成且有謂連山

歸藏并非夏商之易則并賈杜亦矛盾矣賈杜謂夏

易本義易未嘗謂有義易無夏易也正惟夏商原有

易而周官太卜掌卜筮之法則三易兼用故并及之

觀左傳國語筮卦有遇艮之八泰之八語註者謂夏

商易占變不用九六而用七八故云公羊傳疏孔子

欲作春秋卜之得陽豫之卦宋氏云此夏商之卦名

則明明夏商有易且亦明列之三易之數為太卜兼

用與周官同而不學之徒尚謂夏時非易名義易非

夏易何其陋乎

舊儒作三統說者有謂周正建子實得天統故周易以乾為首乾者天也商正建丑實得地統故商易以坤為首坤者地也夏正建寅實得人統故夏易以艮為首艮者人也按乾天坤地以之合天地二統最為明確惟艮為人統頗費解說一曰艮卦畫象似古文人字☶不無穿鑿一曰周易艮卦六爻皆以人身取義則夏易連山何得先曉周易爻辭而取義于此若宋

人謂乾始萬物坤終萬物而艮則終始萬物者其于首艮之義則得矣然以為人統則仍未解按説卦傳艮為東北卦于方為寅寅者人也所謂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也則艮為人統亦猶之寅為人統而又何疑焉

十二辟卦十二月卦也自復至夬而為乾自姤至剥而為坤凡十二卦配十二月每一卦為一月之主辟者君也主也謂主一月之卦也若推易之法則適以此

十二卦為聚卦為他卦移易之主亦名十二辟卦其或以乾坤二聚卦無移易法則又去此二卦名十辟卦故漢儒又有十辟卦之說宋朱震元朱升倣漢儒說作十辟卦變是也其又名六辟卦如乾鑿度洛書摘六辟以建紀則又去十二之半者若鼂景迂謂歸藏偽書中及十二辟卦似辟卦之說在夏商已有之則以歸藏本後儒偽撰而辟卦之說在偽書前遂襲取之非有他耳

干寶註三易謂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然又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奭即坤初艮初兌初犖即坎初離初釐即震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則連山終艮歸藏次坤與首艮首坤之說自相牴牾且以大傳帝出乎震一節為歸藏之易亦不合且亦不知所據若又云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

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此即宋儒以伏羲為先天以文王為後天以八卦為小成以六十四卦為大成之所始夫大傳祇有八卦而小成一語此又增中成大成原是不妥且其云小成者就揲蓍者言之謂十八變中九變而成內卦祇為小成必十八變而後引伸觸類能事已畢非謂伏羲祇畫八卦至神農而後重之如京房所云神農重乎八純史記所云神農觀日中交易而作重卦也八卦因重

皆伏羲事與神農無與大傳自明其以小成屬羲易
固已可怪若宋人造為因重之法陰陽太少層累加
畫指為先天而以先天屬伏羲乃取說卦中夫子所
傳羲易卦位攧撲不破者指為後天反以為此文王
易非羲易則悖誕極矣小成大成先天後天太陽太
陰少陽少陰皆前人已言而更易其說遂致懸絶始
知偶然之言後將憑倚不可不慎也又大傳有上古
結繩而治作易者其于中古語後儒遂增入下古以

為伏羲上古文王中古孔子下古易之影響可笑類如此

連山歸藏二易久亡按北史劉弘奏購求天下遺書其時劉炫頗有名遂造偽連山易魯史記等百餘卷上之已取賞去而後有訟之者免死除名鄭樵謂連山易至唐始出皆偽書也崇文總目載歸藏易晉太尉參軍薛貞註在隋世尚存十三卷後祗存初經齊母本著三篇至唐世又有司馬膺註十三卷至宋亦亡

晁以道謂商易為張天覺偽作或云即司馬膺作故吳澄謂連山歸藏劉光伯司馬膺偽書也若衛元嵩作元包亦以先天後天太少陰陽立卦一如干寶所言為宋人竊襲偽造之始然亦冒名歸藏易以坤先乾此則倚傍不足道者第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連山藏于蘭臺歸藏藏于太卜則必漢時尚見其書故字數鑿鑿如此惜不可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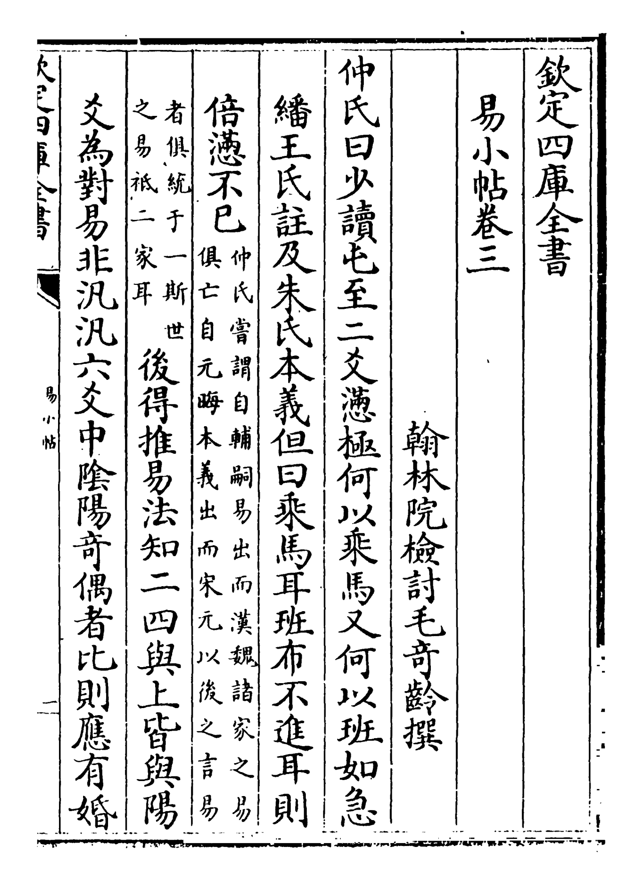
宋人以羲易為先天文王易為後天始于陳摶此竊干

寶伏羲先天神農中天黄帝後天之説而改襲之然不及中天也先天後天見文言若中天則揚雄太玄列九天之名一曰中天非中古之謂後有造為陳氏中天圖者已可笑矣至宋咸淳末有東嘉朱元昇者全襲其説作三易備遺以連山為先天即伏羲易以歸藏為中天即黄帝易以周易為後天即文王易此竊于寶中天之名而又改其説以附于陳氏三天之所未備仍取蔡季通所定河圖洛書而反之以一至

九為河圖一至十為洛書悉如劉長民鉤隱所傳者以之糾纒八卦之中命為易本乃取陳氏先天圖反覆回互以當連山取舊儒納音説牽强傅會以當歸藏然又以禮器引夫子曰吾得夏時一語雜及律歷枝幹陰陽分合之數以充連山欲避文王後天卦位仍用先天轉旋四象老少諸説以充歸藏則又與連山先天歸藏納音之私説又無所分别且干寶以大傳天地定位一章為伏羲易以帝出乎震一章為連

山易而此又竊襲而更改之以天地定位帝出乎震二章總為連山易以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一章為歸藏易大易何書夫子之傳何傳乃可任意割剥拗枉揉曲爾創彼見我執此臆有如是者此侮聖言無忌憚之甚者也元昇中嘉定武舉為處州龍泉等處巡檢咸淳中兩浙提刑上其書薦之而不見用今崑山徐氏雕其書入經解中凡十卷

易小帖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易小帖卷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仲氏曰少讀屯至二爻邅極何以乘馬又何以班如急繙王氏註及朱氏本義但曰乘馬耳班布不進耳則倍邅不已（仲氏嘗謂自輔嗣易出而漢魏諸家之易俱亡自元晦本義出而宋元以後之言易者俱統于一斯世之易祇二家耳）後得推易法知二四與上皆與陽爻為對易非汎汎六爻中陰陽奇偶者比則應有婚

媾之象其皆曰乘馬宜也然且各對易而各退居于陰則亦各宜有不甘妃合之情于是又皆曰班如以合之屯難難進之義其鑿然明確有如是者

又曰六三亦陰爻而无婚媾正以三獨無移易也有難之者曰二陰與五陽應四陰與初陽應三與上皆陰無應故不乘馬非關移易也則何以上又乘馬乎

仲氏曰蒙之初筮與比之原筮亦易中要會王不註及朱則但指筮者言借問六十四卦何一非筮者乎

又曰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蒙卦而忽及此最屬可疑而本義但云女之見金夫而不有其躬之象以觀輔嗣則云上不求三而三求上故不有躬則細審六爻中凡上陽下陰上陰下陽内外奇偶相應何限何所見而謂此卦六三當求上此卦上九不求三也若金夫多金之夫然亦有説以兑為金艮者金之夫也以兑少女當配艮少男也此在推易九三為升之互兑故云而王氏以金夫為剛夫此何稱也若然則必

木公稱柔夫矣王氏不尚五行然亦有本文五行不可不講者彼安知之

仲氏曰唐後儒不曉取象然動輒曰象如小畜一卦頗難解說而本義以象字了之於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復自道曰故有進復自道之象輿說輻曰故有輿說輻之象夫妻反目曰又有夫妻反目之象有孚血去惕出曰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有孚攣如富以其隣曰故為有孚攣

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隣之象既雨既處曰故為既雨既處之象如此則凡上下經六十四卦秖用此一語了之足矣何必又註也初讀小畜至密雲二語頗不能解及讀小過九五復有此二句而重疑之間考輔嗣註則第云陽上薄陰陰不能固陽故不雨夫以一陰而内外皆陽何曽上薄以五陽而為一陰所畜何曽不固且不固不雨不必西郊也縱有西郊亦不必云自我也及觀推易則無絲毫可假借者夫以坎

之為水也其未成為水則稱雨如曰雷雨之動滿盈是也未為雨則又稱雲如曰雲雷屯是也故猶是坎水而不成坎則不成水不成水則并不成雨此辭例有然者今小畜一陰從姤夬來夬之上兊上半坎也姤之下巽下半坎也乃以兩半坎合之而成小畜其在一陰則仍當兩半坎之間此非密雲乎不成坎則不成雨非不雨乎推之小過則上震一陽下艮一陽震為上半坎而艮為下半坎與夬姤同乃合之而成

小過其在二陽則仍當兩半坎之間與小畜同此天然比合者而況兑為西郊小畜小過皆有互兑而小畜陰主之小過陽主之則其所為西郊者皆稱自我無可易也所謂易有五易而實不易者此也

仲氏曰同人利涉大川按卦爻並無川象言象者自此窮矣此王輔嗣所以有一失其原巧愈彌甚之誚也但王註于此並不釋一字此豈非并巧亦不能者耶

仲氏曰夫子大象于卦爻無與然間有從推易者如隨

卦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隨合兊震澤中有雷全無晦宴嚮息之義而俟果曰坤為晦乾之上九來入坤初嚮晦者也坤初升兊上為休息入宴者也此推易也損卦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損合艮兊山下有澤亦全無忿慾懲窒之義而虞翻曰乾陽剛武為忿坤陰吝嗇為慾損乾之三以成兊說故懲忿據坤之上以成艮止故窒慾也此亦推易也

陳氏所傳河圖五十五數洛書四十五數本義襲之載

周易之首然當時實不明指為孰圖孰書故李溉親受之陳氏不再傳而劉牧作鈎隱圖易解即已顛倒其說指五十五數者為書四十五數者為圖賴阮天隱作偽關朗傳以闢之然後南宋諸儒翕然變名如今所傳本然究有不盡變者朱子發作圖註聶麟作圖解魏華父張文饒作易義朱日華作三易備遺李蒙齋作學易記皆尚顛倒如劉長民說然則為圖為書在創授家且無成軌後此者將安宗之

朱漢上好論卦變即大傳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亦以卦變為解謂大過自遯四變所成一變訟乾見坤隱不封也再變巽木而兌金毀之不樹也三變鼎離為日兌澤流喪也上九變而應三坎兌為節喪期无數也木在澤下中有乾人棺槨也凡言卦變者皆稱之不知取大過而歷就其他變者以為象則是他變卦非本變卦固無理矣至略按其說惟巽木兌尅為不樹稍近

理若乾見坤隱則卦原無坤也至離目兌澤坎兌為節即自解亦不明矣若巽木兌口而納乾人于其中謂之棺槨則直襲虞仲翔說與卦變何與焉

革巳日乃孚漢儒皆作巳革之日解然彖詞巳革之日乃始孚信猶云民不可與慮始必既革而後信之尚可通也至爻詞六二巳日乃革之則不通矣豈有巳革之後乃始革之為成文者惟朱漢上震以先後庚甲推之當是戊巳之巳此是確解但戊巳之巳亦有

數義一說金曰從革于干為庚兑之行也遇離而革先金一日為巳居火金之間正革之當其時者一說十干至庚有更革之義自庚至巳十日浹矣巳日浹日也革不即孚浹日乃孚所謂乃者有待之詞耳一說天有十日甲至戊為前五日巳至癸為後五日變革天下之事不當輕遽如以十日為率與其革于未及中半之前不若革于巳過中半之後亦所謂不輕革者乃者難詞也一說戊巳屬土巳則陰土也陰土

者濕土爲金之母凡四時之行火金爲序金生于火必伏之未土之中今離火將尅兑金則中隔未土以爲轉尅爲生之地故月令于金火之間置一中央土卦位于離兑之間置一西南坤則此卦上兑下離接以巳土于義甚合舊舉諸説仲氏極以後説爲當既而又謂巳土之説亦即巳日中該之但火金之尅藉土爲生是調和之非革之也遂不從葢説有極精而仍未當者如此甚夥不可不辨

大衍之數五十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之數較之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其數不合于是漢儒立說紛紛而起然大概牽强附會並無一當惟唐崔憬闡陰陽老少之說謂陽從三起順數至五七九而成老陽不取一數陰從二起逆數至十八六而成老陰不取四數去一數四數而適得五十此稍近理然夫子傳文不然其于大衍五十之後即接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語

明明以此作五十之註謂天數與地數相合各有生成之數而生數止于五成數止于十雖合數五十有五而生成大數止得五十此夫子自為釋者若宋人朱元昇作圖書合數謂河圖之數四十有五此依劉長民倒置之說合之洛書之數五十有五共百數也而分陰分陽則陽數剛五十陰數亦剛五十無少偏缺所謂大衍之數五十者如此夫合百數而止取五十取陽乎抑取陰乎且天數地數止有此數今所稱圖書者各

言之耳以其所各言者而并數之將所云天數五者今天數有十所謂坎一離二者今有坎二離四此大亂之道也夫夫子明數其數而指實之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而此反曰天數五十地數五十夫子明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此反曰天地之數一百可乎陳氏河圖原竊鄭康成大衍之數註故五十五數與夫子所言之數合若洛書則竊乾鑿度太乙下九宫法其所云四十五數則自有易以來並無此

數不惟夫子傳中無此即漢儒田何以後下至唐儒

孔陸諸徒言易千家亦何曾曰天壤間有四十五數

之易而宋後丹竈之家亂及九筮六經從此掃地矣

易無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此

陳氏先天畫卦所杜撰者宋儒回護其説無所不至

即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上下經終坎離既未濟

一節繪圖者以乾一與坤八畫作一層為上經之首

以兌二與艮七畫作二層為下經之首以離三坎六

畫作一層為上下經之終以為至精然而震四與巽五無屬矣且其以兑艮為咸恒者謂咸卦兑上艮下也不知倒易為恒則又震上巽下矣上經卦一層下經卦二層未嘗均等而圖繪儼然何也

易卦原無數其有數者總以大傳卦位為言如坎之一乾之六以坎位正北乾位西北與鄭康成所註大衍之數天一生水于北地六成之相合故云若乾一兑二何據乎陳摶作先天圖位因兩儀四象畫卦而設

故陰陽老少並非四象而圖以四象為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因之以乾為老陽坤為老陰震坎艮為少陽巽離兑為少陰若據唐崔憬老少之數則乾九老陽震七長陽坎五中陽艮三少陽坤六老陰巽八長陰離十中陰兑二少陰與乾一兑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全然不合若以揲蓍之老少言則乾九老陽坤六老陰震坎艮皆七少陽巽離兑皆八少陰其于乾一兑二諸數又不合然而揲蓍之數宋

人所稔講也乾九坤六兩少七八程朱諸儒皆取用為説者也于是巧為曲全者造作四象八卦位數圖謂位從一至四順數從九至六逆數乾為太陽則位一而數九巽離兌為少陰則位二而數八震坎艮為少陽則位三而數七坤為太陰則位八而數六其位無五而數無十正以合之圖書八卦中央無位數之旨可謂匠心巧妙矣然以合之先天之數則乾兌離坎艮坤六卦尚可强合而以震三之數當位二數

八之陰巽五之數當位三數七之陽則鵠黑烏白矣六經以聖言為主非聖之言雖多方鏝飾無一而可若卦位之數經無明文但就說卦推之則震一巽二離三坤四兑五乾六坎七艮八此斷斷不易者卦位無數蓍莖有數故易之有數始于揲蓍然其數則夫子自言之無容後人增減者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謂揲蓍法以四莖起揲數老陽數九以四乘九則四九三十六為一陽之數乾有六陽則三六一

百八十又六六三十六合得二百一十六策又曰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謂老陰數六以四乘六則四六二十四為一陰之數坤有六陰則二六一百二十又四六二十四合得一百四十四策又曰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數謂乾策二百一十六與坤數一百四十四共得三百六十與律歷一期之數相值故曰當非謂易數必合歷數也乃又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謂上下二經六十四卦該有三百八十四爻而

陰陽各半則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可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可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為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其云當萬物之數以無象可當則取其盈數約略指之曰萬物其不得再指歷數可驗也宋人拾得舊儒凡卦皆反對一語以為屯反為蒙只是屯卦需反為訟只是需卦于是將六十四卦中可反對者合并之凡五十六卦竟并作二十八卦而以乾坤坎離頤大過中

孚小過八卦不反對者通計之得三十六卦乃即此三十六卦中計其爻該有二百一十六于是二百一十六其六十之策共得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策因繪圖立說名為周易六宮圖而大斷其說曰周易全數萬有二千九百六十策當邵氏皇極經世十二萬九千六百策一元之數是夫子之言非矣且不知其以二百一十六乘六十之數所謂六十者何數也夫反對之例創自文王而夫子于雜卦言之前儒又言之

原非宋人創說可不必多方曲求過作狡獪若六十四卦則儼然在列周官太卜三易明云連山歸藏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有四而宋人敢曰周易三十六卦周易全策夫子明明指定之曰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而宋人敢曰周易全策萬有二千九百六十當邵氏皇極經世一元之數其離經叛道可謂極矣羲文作易未嘗為律歴設其云當一期之數偶然以數適相當故云覩其後祇曰萬物

可知若止作律算盈萬累億則一天文生能之即不然一會計吏能之曾何足以難儒者而愚者輒以加一倍法為神奇一似夫子翻有所未解者故吾謂律呂之學亡于備數推易亦然非虛語也

乾坤二策其數正合三百六十以乾二百一十六坤一百四十四合之剛三百六十也其他屯蒙需訟四卦則屯蒙二陽需訟四陽合得六陽屯蒙四陰需訟二陰亦合得六陰正與乾坤二卦六陽六陰相合則其

數亦自應三百六十此不須計也又推之師比小畜履四卦師比一陽五陰小畜履一陰五陽又適與乾坤六陽六陰合亦適得三百六十之數遂妄起推測以為上下經序卦之例皆以三百六十數為度自邰氏闡先天圖後凡南宋言易者爭相趨附乃作上下序卦例圖于以合于皇極經世運會之數及推之泰否同人大有四卦則泰否三陽三陰同人大有五陽一陰合之得八陽四陰共四百一十四策是必退其

羸以合之三百六十謙豫隨蠱四卦則謙豫一陽五陰隨蠱三陽三陰合之得四陽八陰又必增其缺以合之三百六十則全易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原合上下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而統成之既可那移則雖乾坤倒排六子混列彼此那移何嘗不合而以之定序卦數例此欲效狙公狡儈作暮四朝三之術而又不能矣宋人竊前儒一説遂矜為獨得即以此反訾前儒及其既而浸淫無忌竟纂易聖

言而不之過然倒底紙漏向使京焦施孟之徒有一于此則華山授受何處駐足況邵蔡後人之璅璅者與

揚子太玄分大衍之數以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為火一六為水五五為土此即鄭氏大衍之註所由昉但鄭氏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一生一成俱全舉其數而太玄五五生成兼并在五則有名而欠其實在十則得實而亡其名蓋

以生數之極即成數之本故六七八九俱從五數重累之如五加一則為六故六與一合以六即一也五加二則為七故七與二合以七即二也至加三為八加四為九皆然則五加五為十不必言十而十在其中以五五即十也亦不必言五而五在其中以五五為十則一五為五也故夫子言大衍之數明知為五十有五而實指其數然又闕五數而曰五十則正以生成全數本末交互處概言之以合之揲蓍之策已

耳若太乙下九宮法今之冒稱洛書者謂太乙不再居中宮而有五無十則又失大衍數矣揚子五五正與夫子説有合而予作仲氏易時仍不用之者以五位相得本文自具必欲暴白其闕五之故恐聖言亦無是耳

虞仲翔以納甲闡五十五數謂甲乾乙坤相得合木丙艮丁兑相得合火戊坎已離相得合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天壬地癸相得合水其言天地者即乾坤也

蓋十日之數自甲至癸即自一至十乾納甲壬以甲一壬九皆乾數也坤納乙癸以乙二癸十皆坤數也自是而震納庚數七巽納辛數八坎納戊數五離納己數六艮納丙數三兌納丁數四于以合于五位相得原數亦俱彷彿此本漢儒舊説而宋人多宗之者若劉牧竊龔虞鄭兩家之意以一六合坎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其為八純者本之康成已得四十數而以中央五十則倣之仲翔天地之數以為天

九地六合為十五共五十五數則天地乾坤各分位數與虞氏之祇合卦氣者又有礙矣天地即乾坤支干圜轉位無一定故數無一名豈可以大傳所定卦位而乾坤天地雜見錯出如是者陳氏之徒務為新異而不知其不合如此

馬季長論大衍數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太極一兩儀二日月又二于以合于四時五行十

二月二十四氣之數則剛得五十其用四十九者以太極不動也天數地數合五十五此夫子自作大衍之數之註而别取日月時氣以實其數固已非是且其稱太極為北辰本漢儒易緯習說然而北辰生天地可乎北辰樞機轉旋天地謂之運猶可謂之生則豈其然

有以律呂配易者亦祖馬季長說謂太極配黄鐘兩儀配陰陽二律日月配二變四時配四清聲五行配五

聲十二月配十二律二十四氣配二十四調已剛得五十之數矣于是以七聲衍七調為其用四十有九以七聲乘十二律為其別六十有四以三百六十律為三百六十策當期之數其于說非不巧合然以之言易于易理無與以之言樂于樂聲無與則何必然矣算律而律亡今乃以算律者而移之算易易焉得不長晦耶

鄭康成註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一二三四五為五行

生數六七八九十為五行成數合五十有五其所以闕五為大衍數者以五行生成兩兩并合則五行各氣其分有兩其并即一故曰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是也朱漢上不解其說而以氣并為氣通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皆有五行之氣通于其間共五十五數而去五數為五十此與京房乾鑿度說俱合然全非鄭說強以坐之不可為訓且五行之氣既已通之何故又去之亦不可解

荀慈明謂卦八爻六以六乘八六八四十八加之乾坤二用為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以潛龍勿用也夫乾坤二用宜有十五劉長民以二用十五加八卦四十共五十五正此數也若以用進一以勿用退一則師之上六小人勿用蒙之六三勿用取女皆當退一爻矣豈有此理

大衍之數夫子但言乾坤之策而不及六子以揲蓍之法老變少不變乾老陽坤老陰老則當變故及之若

以二少言則少陽數七以四揲相乘則四七二十八每卦六爻六其二十八則一百六十八也少陰數八以四揲相乘則四八三十二數每卦六爻六其三十二則一百九十二也以一百六十八合之一百九十二則猶是三百六十日當期之數與乾坤無異故震巽坎離艮兑六子雖老少不同而其為三百六十策則八純皆同故究推其極則二篇之數少陽策二十有八凡一百九十二爻為五千三百七十六策少陰

三十有二凡一百九十二爻為六千一百四十四策合之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與乾坤二老之策無異然其數亦止于此若再推則又律歷家之事非易義矣宋劉牧受陳氏之教然猶謂經惟舉乾坤二老三百六十之數而不及他卦疑卦氣直日之說為非是況其他乎

鼎之九二曰我仇有疾王弼以六五為九二仇則以二五本相應且鼎以大壯之五剛為二所易則二為我

匹其說是也若虞氏以九四為二仇而程傳以初六為二仇則雜亂矣無論五為二應且為二易二必匹五而即以有疾推之惟六五居離中而離伏坎位坎為心疾故有疾若初四則何疾之有朱漢上引偽子夏傳以為二與四為仇四以近權惡我專任怨耦敵我則既襲仲翔舊說而又以仇為怨恨倍失之矣隋時偽子夏傳以五為仇且註曰君子好仇見陸氏釋文而宋時偽子夏傳則偽之又偽反以四為仇且以

怨耦曰仇為解則正相矛盾緣後之作偽者不深考舊文凡唐儒所引者皆不之顧故並無一合而漢上引以解經豈不舛乎

范諤昌疑彖傳非孔子作以乾彖傳大哉乾元諸語文言又從而讚之如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夫子不應自讚其語然明夷彖傳直以文王箕子對衍作彖則謂之文周舊文不得矣若謂諸象傳今所稱大象小象者皆周公作則更不然從來一

卦總名原有卦辭如春秋傳史墨對趙簡子曰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類此即大象也亦皆有每爻小象辭如陳文子斷困之大過引困象辭曰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无所歸也類此即小象也緣此時孔子大小象辭俱未見于世而在夫子之先又必先有大小象辭一如夫子所讃例故云云若周公原文則凡春秋傳卜筮所引必早及之矣夫子十翼其數目雖互有參錯然其

云夫子作則自漢迄今無異詞者宋去古甚遠何足
知之謬昌陳摶門人
艮為門闕故凡言門者必有艮象在其中惟同人初九
同人于門本卦無艮不知同人從姤來姤初移二則
初與二皆陰爻連三為艮為門此推易法也虞仲翔
謂乾為門此本大傳乾坤其易之門耶語然同人五
爻皆乾而以初同于四為出門則于象有未安矣若
乾為門不補入說卦者以大傳已有易之門語則不

必補耳他倣此

論語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往惑于范諤昌說以為非夫子作豈有夫子贊易之語而曾子可直竊師說為己說者既而讀何晏論語集解知此與上節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連作一章則子既以在位為言而曾子即引子贊易之詞以為之証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但彼有子云而此不加子曰者以此上獨係子言無太宰子貢雜說則不必又加子曰

以別之也且或此句係古象詞而夫子偶襲其句如文言元者善之長類故曾子亦得引其言為証亦未可知不然焉知曾子為此言時必在夫子贊易後為夫子語耶

易小帖卷三